

浓墨重彩书经典 洪韵津门庆端阳

——记洪派折子戏专场在天津演出

□图/文 九七



运笔——传承

《刘伶醉酒》是洪派经典剧目之一，其中的唱段脍炙人口，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剧中的刘伶由张俊玲亲传弟子、洪派第三代传人高冬晖饰演。

高冬晖扮相俊美，动作潇洒舒展，唱腔高亢灵动，充分体现了洪派“闪、展、腾、挪”的演唱特点，做到了放与收、强与弱、字与腔、腔与情的完美结合；在似说似唱间，将狂狷的书生气质演绎得活灵活现。

在高冬晖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晰地看到张俊玲的影子，仿佛看到老师倾心相授与言传身教，仿佛看到学生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与辛苦付出，让我们看到了洪派第三代传人已经成长，具备了良好的艺术修养。

晕染——情怀

说起《朱买臣休妻》这一折戏，背后有着一段感人的故事：2006年，洪影大师曾经和金派传人张晖老师有个约定，希望能够有机会一起合作，将这出老戏复排复演。然而，天不遂人愿，洪影先生因病离世，这出戏一直未能如愿上演。如何实现洪大师的遗愿，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也成为张俊玲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

去年深冬，当“全国评剧老艺术家公益演唱会”主办方咨询张俊玲能否和76岁的张晖老师合作此戏时，张俊玲坚定地回复4个字：义不容辞！她不顾工作与演出的繁忙，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出这经典剧目终于得以复演，张俊玲与张晖的合作成功获得了戏迷观众的一致好评。

短短一折戏，浓浓谢师情，这是

张俊玲对洪影先生的一份告慰，更是对传统评剧经典的一份敬意。继承传统艺术，恢复优秀剧目，更要传承与推广，这何尝不是张俊玲的“义不容辞”呢？此次在津演出，张俊玲与青年演员彭越合作，整场充满“老味儿”的唱腔悠扬悦耳，朱买臣的耿直与书生气、金派崔氏的灵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展卷——高潮

第四折是传统评剧《花为媒》中的“花园”一折，张俊玲扮演贾俊英，张五可由文华奖获得者、新派名家高闯扮演，阮妈由唐山评剧团筱派传人、国家一级演员江者扮演。这是评剧经典桥段，更是强强联合，众彩纷呈的一场演出。观众的掌声喝彩声不断，兜四底的叫好声更是把演出专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次上演的四场折子戏，张俊玲参演了三场。她清澈优美高亢的嗓音，完美的舞台形象，充分显示出雄厚的艺术功底与舞台掌控能力。演出谢幕时，场内观众不约而同地涌向舞台，亲切地表达着对艺术家们的喜爱。

留白——感动

这次演出让我们回味无穷的是艺术家老师们精彩的舞台形象与高超的唱腔艺术，更令我们感动和难忘的是台前幕后那些感人的细节与瞬间：

例如，由于演员赵紫叶腿部受伤，无法参加演出，高闯、江者临危受命，主动请缨与张俊玲合作《花为媒》；《刘伶醉酒》中杜康的扮演者齐永安，因身体原因无法成行，天津评剧院息玉辰无私配合，助演高冬晖，成为一段佳话。

张俊玲一直以传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新秀，提携后辈，为年轻戏曲演员们创造学习历练的机会，帮助她们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成长。宋雨桐、高冬晖、彭越这些青年演员以俊美、靓丽的舞台形象和优美的嗓音，获得了天津戏迷的认可。

戏曲演出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场成功的演出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例如被观众一声声喝彩屡屡叫“好弦儿”的乐队老师，忙前忙后的化妆、服装与道具老师们……他们以优秀的业务能力与敬业精神，赢得了观众的赞扬与掌声。

演出虽然结束了，笔者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看着舞台上张俊玲老师谢幕的背影，那一刻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传承的温度与力量，这才是戏曲得以有序传承、生生不息的真正原因吧？正是因为这些兢兢业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优秀传承人，让我们看到了赓续艺术薪火相传的力量，看到了洪派艺术和中华戏曲艺术的未来与希望！

乡间草木(二)

□于东兴

糙草

糙草，花草类植物。叶片从密，茎高两三尺，开红白色小花，结球状小果。果壳坚硬，光滑圆润，壳两端有细孔，可穿线而过。果内无实，唯一用途是穿门帘。一串串琉璃状的小圆球，从门框上垂挂下来，出人掀动，相互碰撞，窸窣有声。这种门帘一向被人钟爱，只是糙草种植较少，应用未成普遍。

这种植物为何叫这么一个带有荒野气味的名字呢？莫非是其果实只有一层硬壳，里面没有一点可食之物，便与草为伍吗，或就是一种草？

查找资料得知，其可能是蒺藜植物中一类。李时珍《本草纲目》：“蒺藜，人多种之。二三月宿根自生，叶如初生芭茅，五六月抽茎开花结实。有两种：一种粘牙者，尖而壳薄，即蒺藜也。其米白色如糯米，可做粥及磨面食，亦可用来酿酒。一种圆而壳薄，即菩提子也，其米少，即梗也，但可穿做念珠，故人亦呼念珠云。”乡人所谓之“糙草”，大概就是李时珍说的“菩提子”。菩提子，编串一起，张于门楣，也就将禅意之幽深带到人间。

糙草，腹有实者，可食用；无实者，巧而缀之，亦可物用。呜呼！世间万物，皆可万物，各尽其才耳。

蓝草

旧日，蓝印花布遍及乡村。女人回娘家，胳膊上挽的包袱，母亲的单衣夹袄，家家的门帘被褥，多是蜡染的蓝印花布。连定亲的礼数中，也有一件“长大蓝”。那种蓝草染就的蓝，是天地间深厚悠远的色彩，无边无际的大海，辽远深邃的天空，自然界两种最广阔的物质，都选择了这种质朴的颜色作为自我生命的基调。

蓝草，又称蓼蓝，茎红紫色，叶长椭圆，顶端伸展的穗状花序上，开着淡红色小花。蓝草叶子浸出的靛蓝，便是蓝印花布染料。

新中国成立前，陡河两岸曾广种蓝草，染坊也就遍布乡间。我在黄各庄中学上初中时，要走一段河堤，天天见到河对面李各庄的一家染坊里，一幅幅晾晒的蓝印花布，从高高的木架上直挂而下，仿佛一道道蓝色瀑布倾泻而下。染坊里，染匠天天在染缸里洗呀，捞呀，两手是永远洗不去的蓝色。往来染坊与庄村接壤的汉子，摇着拨浪鼓，串庄接收土布，送染坊印染。染坊染蓝的凭据，是烙有编号和染坊标记的竹片，称“印子”。那一块块竹片，总让人想起牌符取信和结绳记事的老古。

在化学染料大量输入之后，蓝草不再种植，染坊，染匠，遍及乡野的蓝印花布也相继消失了。但蓝草在远古《诗经》中，依然摇曳着永恒的色彩：“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终朝采蓝，不盈一担。”（掬，音jū，手捧。檐音chān，围裙。）

那是一个思妇到河边采蓝时的浅吟低唱。她想起逾期不归的丈夫，神情恍惚，终日采不满一捧一兜的情景。当我触摸到这颗忧伤潮湿的心，心头也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面对头顶广阔延伸的蓝天，进而陷入一种对生命与自然古老的思索：“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出自《庄子》）

茅子草

“大眼沙，茅子草，蒺藜狗子真扎脚。”这是丰南钱营一带的几句民谣。说的是沙地里，玉米花生都因缺水生长艰难，唯有蒺藜和茅子草，顽强匍匐着，伸展着。

茅子草（茅草），沟壕、坟场、堤坡、沙野多有所见。它们叶子箭立如矛，簇拥一起的花穗，闪烁着满沟满坡的白，望去给人一种天地悠悠“远苍凉”之感。但因其根扎得深，又不经烧，难为柴用。歌谣里留下的茅子草，不过是荒凉的本标。丰润山区也有类似民谣：“蒺藜牙，万根草，火石丢了没人找。”万根草可能也是茅子草。歌里说的这几种草石，因其到处都有，又无甚大用，人们也就往往视而不见。

茅草平凡如是，上溯至古代，却神圣而庄严。上古祭祀，要在茅草上铺放祭品，祭祀用的酒，要用捆束的“包茅”过滤（称“缩酒”）。周王室重大祭典中用的“包茅”，是楚国进贡的菁茅。到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楚国停止了进贡，齐国便兴兵讨伐：“而菁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出自《左传》）这是一场因茅草发动的战争。秦以前，军队常以白茅制作旗帜，号“茅旌”，举在队列前开道。楚军破郑国都城，郑襄公袒胸露臂，左执茅旌，右执鸾刀，率众投降。在投降仪式上手执茅旌，意即降者愿为胜者充当先驱开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前茅”一词，即源于此。

拉拉秧

乡间最蓬勃的野草，它蔓生的秧蔓似有无限生命力，只要几片叶子一露头，便无所畏惧，四围攀爬，即使是一根高耸的电线杆，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也要一路上攀，向空中炫耀它不可遏止的存在。因其茎上有扎手的细刺，就叫了这个名字。

听说有个单位曾要求，每人须在办公室自养一盆花。有人便从野外挖来一株拉拉秧，栽在盆里，在众多花草中，以其枝叶蓬勃竟自成一景。

拉拉秧，单独一个“拉”字，有扎手之意，“拉拉”两字粘连，就有了连绵不断的意思。“拉拉队”，赛场上加油鼓动的球迷，那种千百人一波一波狂呼呐喊，有排山倒海之势。而几个孩子排一队，互相拉着后衣襟“拉拉狗”，边走边唱，则别开生面。

拉拉狗组合，给小狗找个婆婆。找到哪儿，上门槛。门槛高，上水筒。水筒矮，上南河……

“拉拉狗”可一直编下去，直到词穷为止。

若是在雪地上，孩子们唱着，走着，直到最后一人踩出一个“8”字的完整图形。

哎，这些乡下孩子，不就是一群可爱的“拉拉秧”吗！



玉田八景漫谈(下)

□钱兴利

(接上期)

六、暖浦飞沙

位于玉田城南1公里水王庄村西南。据古县志记载：暖泉河，亦名光沙泉。平地，其泉甚多。冬日水温，暖气如雾，故名暖泉。惟夏季则水甚凉。泉涌砂出，砂质皎洁光明，可以攻玉，用擦拭铜、锡、银器甚著名。水曲折东流五里许入荣辉河。

暖浦飞沙，不仅是独具特色的一景，细沙还有经济价值，一度名传遐迩。由于细沙长年不停地翻动滚磨，所以沙粒细腻圆润，质地洁白，用来擦拭金银首饰以及金属器皿，既能使其光亮如初，又不留擦拭的痕迹。据说，就连故宫也常用暖泉的细沙擦拭金属器皿。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刘侗所著《帝京景物略》均有记载。此外，清代编著的《畿辅通志》对暖泉细沙也有赞誉之辞。

在暖泉周边曾有大量的稻田，盛产优质稻米。古时县内窝洛沽举人王庆元在其所作《暖泉河观

稻》的七言诗中描述：“沙翻水暖稻穗抽，千顷万垌鸣泉流。无终美产甲诸州……由来地脉温且柔，嘉粒故尔无与俦，献诸天子佐膳膳。”可见暖泉周边土地肥沃，所产优质稻米质量远胜于其他州县，因此作为贡米献给帝王享用。

古时暖浦飞沙是城南胜景，古人多有诗作咏诵，泉水水质量大，玉沙珍贵多产。

暖泉水暖，当时附近居民很多人会到那里洗澡、嬉戏。甚至秋冬季节也可以到暖泉里泡泡。出生于玉田代官屯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裸雪》中，用大段笔墨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的玉田风情。其中关于城南暖泉河，也有一段叙述：“暖泉河的源头，原是清朝年间冀东十大风景之一。爷爷说乾隆皇帝出京东巡，不仅在暖泉河筑起墩台（像烽火台的模样），冬天还在暖泉河里洗过龙体。隆冬数九天气，那‘咕嘟咕嘟’上翻着热泉，因浪漫帝王曾冬浴于此，成了冀东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的灵泉秀水……”家乡

的暖泉河，给那个少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直至老作家80多岁高龄，家乡人去拜访时，仍对故乡这一胜景念念不忘。

可惜，随着人口增多和工农业的发展，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到1996年泉水干涸，暖浦飞沙已不再有昔日的辉煌美丽。

七、龙穴甘泉(古寺疏钟)

龙穴甘泉，即县城东北10公里之小泉山。山半有龙王庙，其下有泉出石罅间，为荣辉河源，即此名为龙穴甘泉。这一胜景位于亮甲店镇小泉村附近。村北小泉山南曾有座龙王庙，所以此景又名“古寺疏钟”。庙北的小泉山下曾有多股泉水从山脚石缝间流出，统称为小泉。小泉水清甜甘冽，涌流不息，汇集成的清泉灌溉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乾隆二十一年县志中记载：“灌稻田百有余顷”。光绪十年版《玉田县志·河图说》中又有这样的记载：“吾乡人之说曰，稻之美者，向我玉邑为最。如城东小泉一带，引山泉以灌，车岸不

润，得来煮之，长可半寸，其洁白香腻，更所罕有”。可见这里也盛产优质稻米。

据县内学者考证：小泉村是闻名遐迩的胭脂稻产地。胭脂稻米粒呈椭圆形，内外均暗红色，顺纹有紫红色线，民间则称之为红稻米。由于每回锅一次，米粒伸长一次，故称“三伸腰”米，具有出饭率高的特点。

曹雪芹在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曾提及胭脂米；已故玉田籍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曾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对胭脂稻产地做了考证，结论是产于玉田的小泉村。旧时小泉村被确定为皇家别业，就是专门为皇室提供产品的产地。当时的小泉胭脂稻名噪一时。到20世纪后期泉水和胭脂稻都基本消失。2010年前后，县内有识之士赵文广又在小泉将胭脂稻试种成功，并将胭脂稻商标成功注册。

八、无终丹灶

古县志记载：无终丹灶，即县城东北三十里之无终山（即今玉

田、遵化交界处的界山口附近）。昔有辽东帛仲理者，隐居山中炼丹，遂仙去。《水经注》云，仲理合神丹于山，作金五百斤，以济贫民。因此曰“无终丹灶”。丹灶即丹炉。炼丹，是道教信徒在丹炉中烧炼矿物以制造“仙丹”，传说服食后长生不老或修炼成仙。是古人们因敬畏生命而产生的脱离尘世苦海的虚幻美好愿望。

相传帛和(字仲理)是三国时期著名道士，其教派成为“帛家道”。在玉田本地传说中，他隐居在无终山“仲理洞”炼丹。但在道教典籍中，帛仲理主要活动在河南洛阳一带，并未有到河北的记录。并且其出生地是益州巴郡（今重庆嘉陵江北岸），并非县志所说的辽东人。西晋时期，有道士假托帛仲理之名在河北、洛中一带活动。所以推测无终山的“帛仲理”应是辽东帛家道的传人或假称“帛仲理”的道士在这里传教、炼丹，而人则以讹传讹说成帛仲理。

传说有待考证，仲理洞和丹灶也早已无迹可寻。但不管传说如何，无终丹灶景观实际反映了很早以前道教文化在县内的传播，也反映玉田县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以上《玉田八景漫谈》，多是县内地方文史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我只是借石攻玉而已。虽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八景中大多已很难恢复旧时的风采魅力，但要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宣传、彰显玉田人文精神，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玉田人找到与家园血脉相连的生命之根，于家乡文化的传扬光大，功莫大焉。

(全文完)

